

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
BEST NEW



Reading



许地山

(卷)

策划：舒 乙 陈学建
主编：许建辉

Modern Literature
Collection

作品集 双色版



为学有三条路向：一是深思，二是多闻，三是能干。第一是做
成思想家底路向；第二是学者；第三是事业家。



蓝天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
BEST NEW



许地山 (卷)

策划：舒 乙 陈学建
主编：许建辉

Modern Literature
Collection

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. 许地山卷/许建辉主编. -2
版. -北京:蓝天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80158-295-9

I. 中… II. 许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8638 号

许地山卷

策 划: 舒 乙 陈学建

主 编: 许建辉

副主编: 金永吉 刘 屏 杜士玮

出版社: 蓝天出版社 (北京复兴路14号) (邮政编码:100843)

经 销: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640×92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定 价: 29.80 元



舒 乙

这套“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”的编辑特点有五：

一、图文并茂；

二、有作家自己写自己身世的文字，或自述，或自传；

三、有自我评论部分，或创作经验谈，或自评；

四、有散文精选，包括游记在内；

五、有创作名篇，或小说，或诗歌，或戏剧，或杂文，因人而异。

第一批入选名家有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冰心、朱自清、许地山、闻一多八位，其中有三人是出两卷，其余均为一卷。

在出版物众多的今日，对一般想念书的年轻人来说，从何读起已成为大问题；弄不好，乱读一气，或者抓住什么念什么，费了时间不说，收获究竟几何也还真得画个问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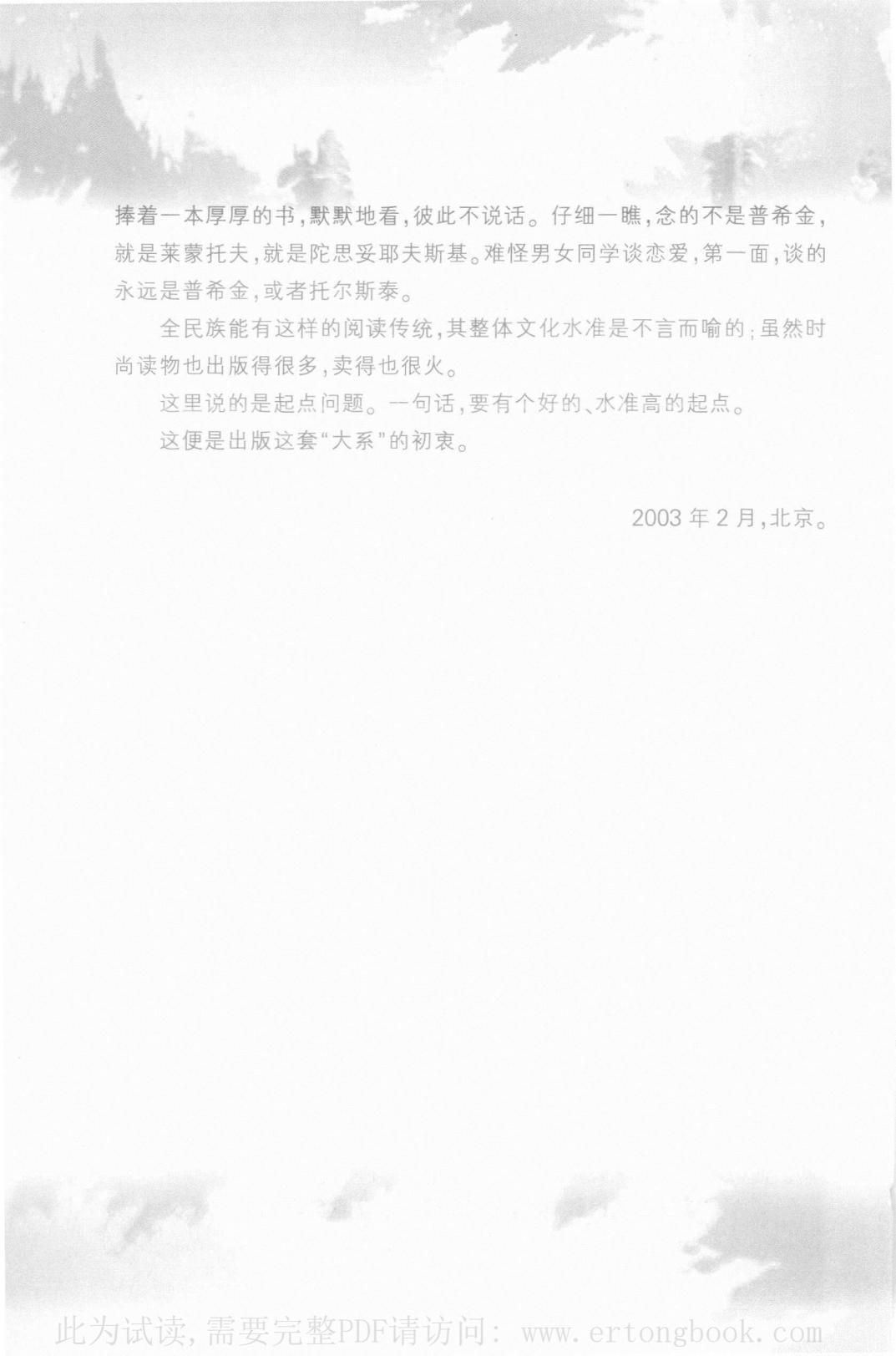
找一些好本子念实在是一种好办法。

所谓好本子，有两个含义：一是大师的东西，二是名篇。

起步先由经典起，即先念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又能跨越地域的，被各国人各族人共同欣赏的。这个法子不失为一种好法子，起码是很聪明、很经济、很事半功倍的法子。

大师，一些经典，几十年、几百年，甚至几千年才出一位，才出一部。他们的著作属于必念的，这是智慧的结晶啊！

我在苏联上学的时候，坐电车出行，永远看见坐车的人，十之八九都



捧着一本厚厚的书，默默地看，彼此不说话。仔细一瞧，念的不是普希金，就是莱蒙托夫，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难怪男女同学谈恋爱，第一面，谈的永远是普希金，或者托尔斯泰。

全民族能有这样的阅读传统，其整体文化水准是不言而喻的；虽然时尚读物也出版得很多，卖得也很火。

这里说的是起点问题。一句话，要有个好的、水准高的起点。

这便是出版这套“大系”的初衷。

2003年2月，北京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自 传

我的童年	3
读《芝兰与茉莉》因而想及我底祖母	9
牛津的书虫	27

小 说

命命鸟	33
商人妇	48
换巢鸾凤	60
缀网劳蛛	80
在费总理底客厅里	96
三博士	104
街头巷尾之伦理	111
女儿心	115
春桃	144

散 文

危巢坠简	163
愿	166





蜜蜂和农人	167
海	168
梨花	169
债	170
瞰将出兮东方	172
鬼赞	174
花香雾气中底梦	176
银翎底使命	178
美底牢狱	180
光底死	182
生	183
我想	184
落花生	185
《萤灯》小引	187

杂 感

女子底服饰	191
强奸	195
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	199
燕京大学校址小史	202
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	208
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	217
“七七”感言	221
老鸦咀	223
蔡子民先生底著述	225
猫乘	227
论“反新式风花雪月”	240
民国一世	243
国粹与国学	248
礼俗与民生	262



游 记

上景山	267
先农坛	270
忆卢沟桥	272
旅印家书	275

创 作 谈

《落华生舌》弁言	301
《解放者》弁言	302
序《野鸽的话》	303
《凶手》编后语	306
出版后记	307





我的童年

延平郡王祠边

小时候的事情是很值得自己回想底。父母底爱固然是一件永远不能再得底宝贝，但自己的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爱碰的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，飞到天顶，便渐次地消失了。现在所留底不过是强烈的后象，以相反的色调在心头映射着。

出世后几年间是无知的时期，所能记底只是从家长们听得关于自己底零碎事情，虽然没什么趣味，却不妨记实；在公元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，正当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底上午丑时，我生于台湾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里。这园是我祖父置底。出门不远，有一座马伏波祠，本地人称为马公庙，称我们的家为马公庙许厝。我的乳母求官是一个佃户的妻子，她很小心地照顾我。据母亲说，她老不肯放我下地，一直到我会在桌上走两步底时候，她才惊讶地嚷出来：“丑官会走了！”叔丑是我底小名，因为我是丑时生底。母亲姓吴，兄弟们都称她叫“姬”，是我们几弟兄跟着大哥这样叫底，乡人称母亲为“阿姐”，“阿姨”，“乃娘”，却没有称“姬”底，家里叔伯兄弟们称呼他们底母亲，也不是这样，所以“姬”是我们几兄弟对母亲所用底专名。

姬生我底时候是三十多岁，她说我小的时候，皮肤白得像那刚蜕皮底小螳螂一般。这也许不是赞我，或者是由乳母不让我出外晒太阳的缘故。老家底光景，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在我还不到一周年底时候，中日战争便起来了。台湾底割让，迫着我全家在一八九六年□日（原文空掉日子）离开乡里。姬在我幼年时常对我说当时出走底情形，我现在只记得几件有点意思底，一件是她在要安平上船以前，到关帝庙去求签，问问台湾要到几时才归中国？签诗回答她底大意说，中国是像一株枯杨。





许地山摄影作品《风入松》

要等到它底根上再发新芽底时候才有希望，深信着台湾若不归还中国，她定是不能再见到家门底。但她永远不了解枯树上发新枝是指什么，这谜到她去世时还在猜着。她自逃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。第二件可纪念底事，是她在猪圈里养了一只“天公猪”，临出门底时候，她到栏外去看它，流着泪对它说：“公猪，你没有福分上天公坛了，再见吧。”那猪也像流着泪，用那断藕般底鼻子嗅着她底手，低声呜呜地叫着。台湾





底风俗男子生到十三四岁底年纪，家人必得为他抱一只小公猪来养着，等到十六岁上元日，把它宰来祭上帝。所以管它叫“天公猪”，公猪由主妇亲自豢养底，三四年之中，不能叫它生气、吃惊、害病等。食料得用好的，绝不能把污秽的东西给它吃，也不能放它出去游荡像平常的猪一般。更不能容它与母猪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它是一只预备做牺牲的圣畜。我们家那只公猪是为大哥养的。他那年已过了十三岁。她每天亲自养它，已经快到一年了。公猪看见她到栏外格外显出亲切的情谊。她说的话，也许它能理会几分。我们到汕头三个月以后，得着看家的来信，说那么公猪自从她去后，就不大肯吃东西，渐渐地瘦



1935 年司徒乔画许地山

了，不到半年公猪竟然死了。她到十年以后还在想念着它。她叹息公猪没福分上天公坛，大哥没福分用一只自豢底圣畜。故乡底风俗男子生后三日剃胎发，必在凶门上留一撮，名叫“凶鬚”。长了许剪不许剃，必得到了十六岁的上元日设坛散礼玉皇上帝及天宫，在神前剃下来。用红线包起，放在香炉前和公猪一起供着，这是古代冠礼底遗意。

还有一件是姬养的一双绒毛鸡。广东叫做竹丝鸡，很能下蛋。她打了一双金耳环戴在它底碧色的小耳朵上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她叫看家好好地保护它。到了汕头之后，又听见家里出来底人说，父亲常骑的那匹马被日本人牵去了。日本人把它上了铁蹄。它受不了，不久也死了。父亲没与我们同走。他带着国防兵在山里，刘永福又要他去守安平。那时民主国底大势已去，在台南底刘永福，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好预备走。但他又不许人多带金银，在城门口有他底兵搜查“走反”的人民。乡人对于任何变化都叫作“反”。反朱一贵，反载万生，反法兰西，都曾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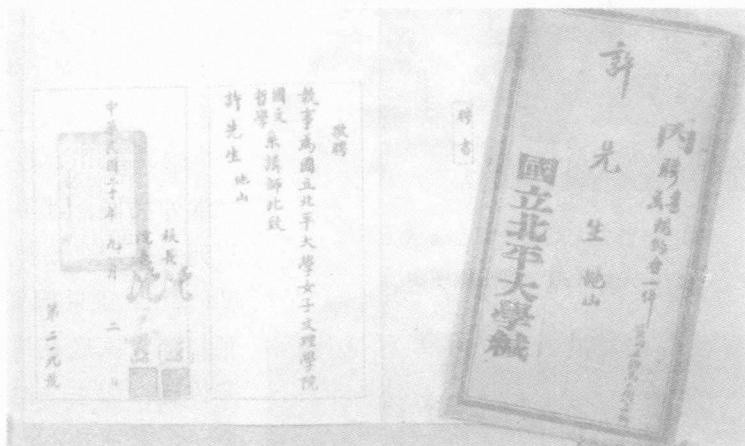


许地山在燕京大学

规模逃走到别处去。乙未年底“走日本反”恐怕是最大的“走”了。姬说我们出城时也受过严密底检查。因为走得太仓促，现银预备不出来。所带底只有十几条纹银，那还是到大姑母底金铺现兑底。全家人到城门口，已是拥挤得很。当日出城底有大伯父一家五口，四婶一家四口，姬和我们姊弟六口，还有杨表哥一家，和我们几兄弟底乳母及家丁等七八口，一共二十多人。先坐牛车到南门外自己的田庄里过一宿，第



二天才出安平乘竹筏上轮船到汕头去。姬说我当时只穿着一套夏布衣服；家里底人穿底都是夏天衣服，所以一到汕头不久，很费了事为大家做衣服。我到现在还仿佛地记忆着我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，看见满街上人拥挤得很，这是最初印在我脑子里底经验。自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，依通常计算虽叫做三岁，其实只有十八个月左右。一切都是很模糊的。



1931 年国立北平大学给许地山的聘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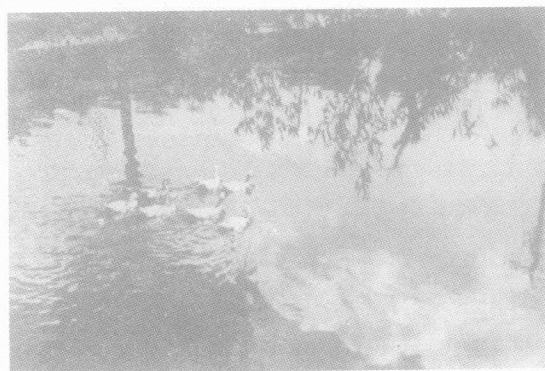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原是从揭阳移居于台湾底。因为年代久远，族谱里底世系对不上，一时不能归宗。爹底行止还没一定，所以暂时寄住在本家底祠堂里。主人是许子荣先生与子明先生二位昆季，我们称呼子荣为太公，子明为三爷。他们二位是爹底早年的盟兄弟。祠堂在桃都底的围村，地方很宽敞。我们一家都住得很舒适。太公的二少爷是个秀才，我们称他为杞南兄，大少爷在广州经商，我们称他做梅坡哥。祠堂底右边是杞南兄住着，我们住在左边的一段。姬与我们几兄弟住在一间房。对面是四婶和她底子女住。隔一个天井，是大伯父一家住。大哥与伯父底儿子们辛哥住伯父底对面房。当中各隔着一间厅。大伯底姨太清姨和逊姨住左厢房，杨表哥住外厢房，其余乳母工人都在厅上搭铺睡。这样算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安顿了一家子。

祠堂前头有一条溪，溪边有蔗园一大区，我们几个小弟兄常常跑到园里去捉迷藏；可是大人们怕里头有蛇，常常不许我们去。离蔗园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区果园，我还记得柚子树很多。到开花底时候，一阵阵的





1933 年偕夫人周俟松回台省亲至原配
夫人林氏家，摄于橄榄树上



许地山摄影作品《水中天》

清香教人闻到觉得非常愉快；这气味好像现在还有留着。那也许是我第一次自觉在树林里遨游。在花香与蜂闹底树下，在地上玩泥土，玩了大半天才被人叫回家去。

姬是不喜欢我们到祠堂外去底，她不秧我们到水边玩，怕掉在水里；不许到果园里去，怕糟蹋人家底花果；又不许到蔗园去，怕被蛇咬了。离祠堂不远通到村市底那道桥，非有人领着，是绝对不许去底，若犯了她底命令，除掉打一顿之外，就得受缔佛的刑罚。缔佛是从乡人迎神赛会时把偶像缔结在神舆上以防倾

倒底意义得来底，我与叔庚被缔底时候次数最多，几乎没有一天不“缔”整个下午。





读《芝兰与茉莉》 因而想及我底祖母

正要到哥伦比亚底检讨室里校阅梵籍，和死和尚争虚实，经过我底邮筒，明知每次都是空开底，还要带着希望姑且开来看看。这次可得着一卷东西，知道不是一分钟可以念完底，遂插在口袋里，带到检讨室去。

我正研究唐代佛教在西域衰灭底原因，翻起史太因在和阗所得底唐代文契，一读马令寔同母党二娘向护国寺僧虎英借钱底私契，妇人许十四典首饰契，失名人底典婢契等等，虽很有趣，但掩卷一想，恨当时的和尚只会营利，不顾转法轮，无怪回纥一入，便尔扫灭无余。

为释迦文担忧，本是大愚：会不知成、住、坏、空，是一切法性？不看了，掏出口袋里底邮件，看看是什么罢。

《芝兰与茉莉》

这名字很香呀！我把纸笔都放在一边，一气地读了半天工夫——从头至尾，一句一字细细地读。这自然比看唐代死和尚底文契有趣。读后底余韵，常绕缭于我心中；像这样的文艺很合我情绪底胃口似的。

读中国底文艺和读中国底绘画一样。试拿山水——西洋画家叫做“风景画”——来做个例：我们打稿（Composition）是鸟瞰的、纵的，所以从近处底溪桥，而山前底村落，而山后底帆影，而远地底云山；西洋风景画是水平的、横的，除水平线上下左右之外，理会不出幽深的、绵远的兴致。所以中国画宜于纵的长方，西洋画宜于横的长方。文艺也是如此：西洋人底取材多以“我”和“我底女人或男子”为主，故属于横的、夫妇的；中华人底取材多以“我”和“我底父母或子女”为主，故属于纵的、亲子的。描写亲子之爱应当是中华人底特长；看近来底作品，究其文心，都含这唯一义谛。

